

## 12 西子湾行馆 南部临战指挥中心



不说已知  
只说未知

1952年,海军总部奉命将西子湾行馆移交“总统府”第三局接管,行馆整修后作为蒋介石在南部的住所,由于西子湾背山面海,蒋介石时常同宋美龄来此居住。尤其在1951年到1966年,每年6月16日陆军官校校庆,蒋介石都会亲自主持,并住在西子湾行馆中。

两层楼的西子湾行馆,绿墙白瓦,每层楼面积为429平方米,绿色外观和葱郁林木相互掩映,行馆内有古木、花台、石灯、奇花、小桥、池塘,可眺望西子湾美景。附近几栋较小的房舍由警卫与随从人员居住。

西子湾沙滩广阔,风景宜人,蒋介石与宋美龄常常在西子湾沙滩散步、观落日,当时担任警备的海军为保安全,常派驱逐舰警戒,并派一排陆战队士兵与两辆水陆两用战车在滩头防卫。

在1958年金门炮战期间,蒋介石也曾长时间住在西子湾行馆,与金门防卫司令部讨论战术问题,并由此赴澎湖督运军用物品,每日办公均在10个小时以上,前后长达1个月。西子湾行馆有着军事指挥功能,台湾军方在行馆处设置了地下临时战情指挥中心,地势东高西低,入口有两处,建有碉堡式警卫室,指挥中心具有防原子辐射功能,三道金属制重门厚均超过10厘米。

指挥所内外都有发电室,通风良好;内部石壁上加一层金属皮,里边的通道仅可容两人侧身而过,每隔一段路就会有一个警备空间,不过战情中心仅有数平方米大,房中有日光灯、吊灯等设备,并铺有木地板,平均高度约两米。尤其第三道门内通道有处蓬蓬头,是进入防原子辐射指挥所内冲去辐射物用的。

西子湾行馆也是蒋介石在南台湾重要的宴会场所,例如蒋介石于

1957年在此处接待访问台湾地区的约旦国王侯赛因。伊朗国王巴列维于1958年访问台湾地区,到南部参观海军基地与三军演习时,蒋介石在西子湾设晚宴招待了他。不过由于西子湾行馆空间较小,蒋介石当晚安排巴列维赴高雄圆山饭店休息。1960年,越南总统吴庭艳访台,蒋介石也是选在西子湾行馆与他进餐,然后就军事问题交换了意见。

由于西子湾行馆是较正式的会见贵宾场所,因此相比之下,各项摆设都比较讲究。目前,行馆保存的餐具就是为接待侯赛因特地从台北的“总统府”搬运而来的,行馆客厅皮制沙发椅是蒋介石由南京运来的,餐厅内别具南国风味的贝壳沙发则由前高雄市长陈启州敬献。行馆车库停放的1948年出厂的美国Packard轿车,是蒋介石来台前在南京的座驾,1949年从南京运到台北,再从台北运到高雄;1955年蒋介石赴金门视察,这部车还曾被运到金门供蒋介石乘坐。

1964年,宋美龄最宠爱的么孙蒋孝勇前往位于南台湾高雄的陆军官校预备班就读,继蒋孝文与蒋孝武都无法就读军校之后,蒋孝勇选择在军校就读,成了蒋介石的希望所在,更是台湾当局对外宣传的焦点;蒋孝勇聪明伶俐,课业优秀,让“两蒋”都寄予厚望。

只是运气不好的蒋孝勇,不幸于1969年在军校一次训练中伤了右脚踝,由于没有及时妥善治疗,导致软骨硬化,甚至连动两次大手术,才把软骨取了出来。当时蒋介石南下巡视,已改住较安静的澄清湖行馆,不过西子湾宾馆仍是戒备森严的招待所,蒋孝勇在养病期间,就在西子湾行馆内静养。宋美龄曾多次前往探视。

1969年2月24日,蒋介石还写了封信给蒋孝勇,信中说:“昨闻你已病人医院,不胜系念。今特写信交武孙带来慰问,如你下周仍未痊愈,我与你祖母就要南来看你,想与你同住几日;在西子湾养病或比医院为佳易愈也。余不多言,望早痊愈。”只是受脚踝伤势影响,蒋孝勇已无法进行军事操练,最终还是放弃了军校梦,返回台北赴台大政治系就读。

(摘自《蒋介石后传:蒋介石台湾26年政治地理》师永刚 方旭 著)



在金门炮战期间,美方支援台湾的榴弹炮

## 24 沥川终于出现了



虐心的爱  
残缺的美

下午5点我准时去咖啡馆打工。

今天咖啡馆里有一群英国学生,我和小童乘机大练口语。快到晚上8点时,小叶忽然走过来对我说:“好久没见到他了。”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好久没见到谁了?”

“那位王先生。”

“是啊。”我说。

自从那天争执之后,小叶从不主动和我讲话。

“你近来见过他吗?”她问。

“没有。”我说,“听说他生病了。”

她惊讶道:“哦!什么病?”

“肺炎。”我心情不好,懒得防范别人。

“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告诉我的。”

“不是说,你没见过他吗?”

“e-mail”

“能把他的e-mail地址给我吗?”她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我想,如果我不说,她一定会掐死我。

我将沥川的e-mail地址写给她。

我想小叶出身书香门第,不会莫名其妙地去给陌生人写信。

“谢谢哦。上次喝咖啡时他把一个笔记本忘在这里了。我问问他什么时候方便来取。”

无语。恋爱中的女人是充满智慧的。

收工后我换了衣服出来,夜晚寒风刺骨,已是入冬天气,地上结着薄冰。我穿着一件羽绒服,又厚又大,空空荡荡把我整个人都裹住了,就算把书包背在里面也没人看得出来。

我到汽车站等车,汽车没来,我就坐在冰冷的铁板凳上背单

词。坐了不到5分钟,一辆车嘎然而至,一个熟悉的声音叫我:“小秋。”

我抬头,看见了沥川的SUV。

我从没认真地打量过沥川的车,一来我对车不感兴趣,二来他的车总在黑夜出现,不是那么容易看清楚。隔着候车亭的玻璃,我迷惑地探了探脑袋。我怀疑我在做梦,真的是沥川吗?沥川不是在医院吗?

他跳下车,拄着双拐,替我打开车门。

仿佛刚从某个宴会上回来,他穿着一件纯黑的风衣,里面是笔挺的碳色西装,考究的绿纹领带,身上散发着淡淡的CK香水味。唯一和往日不同的是他没穿假肢,所以只有一条腿。

他俯身替我系上安全带,问:“冷吗?”

“不冷。”

他关上车门,开足暖气,发动汽车。

一个多月没见了吧。他仍是那么完美,那么英俊,从任何一个角度看他的脸都令我方寸大乱。

“生我的气了?”他问。

我不吭声。

“就算生气也不能这么在e-mail里骂我吧?”他冷笑,“好歹我也替你改了proposal。英文真是越学越地道了,从小到大都没人这么骂过我。”

上次他在e-mail里说“no means no”的时候,我回了他两个字,骂人的。

“停车,让我下去。”我恼羞成怒。

“脾气挺大。”他不理我,把车开得飞快。

“停车!不然我报警了!”

“这是我的手机,你拨110。”他把手机扔给我,继续开车。

不到15分钟,车开到了学校。沥川跳下车,打开车门。

虽然沥川有很强的平衡能力,可是他残疾的身躯看上去十分无助。我的心一下子软了,轻声地说:“怎么这就出院了,是被我骂出来的吧。”

“没出院,我溜出来的。”他把书包扔给我。

“哎,不过就骂你一句,犯不着从医院里气得出来找我算账吧。”

“说得不错,我就是来找你算账的。”他把我拉到他面前。

“知不知道人家多么担心你。”我抱住他,把脸埋在他胸口上。

“对不起。”他紧紧拥抱着我,“其实你不用担心,我自己会照顾自己,另外还有护士。”

我将手伸进他的风衣里,去抚摸他的腰:“这里受伤了吗?很痛吗?”

“没有伤。”他低声说,“别乱摸,好不好?”他说。

(摘自《沥川往事》施定柔 著)